

養

一

齋

集

養一齋集卷之十八

山陽潘德輿彥輔

序

家集副誦序

昔人以世有文集爲門戶榮吾潘氏其庶幾哉明山陽詩人之存專集者始自吾十一世祖冰壑公吾家之有專集者亦始自冰壑公朱竹垞謂公詩格比十才子爲軼倫再傳至熙臺公風節政績具正史不恃文章著聲而詩亦遒礫當代爲巨手所重贈省親歸里者則有王子衡荅郊壇見遺者則有何大復賀潞寇削平者則有李獻吉皆四海

文章之冠冕也公中歲歸田勤于著述輯文獻志尤有功
郡邑二子六谿公錫川公壽不及三十入郡邑志文苑傳
錫川公三子畏軒公敦復公麟石公皆有專集嗣是以後
二百餘年繼繼承承稟冰壑公熙臺公之教勿衰凡用菑
文炳于郡邑志者前後十數人乾隆初又數人鳴虜盛矣
德輿蠢愚弗克光大先人之美先君子笥蕭集無力刊行
滌而上之彌多慚痛童時見家中羅列先集木版無慮數
千片孤露後不幸遭蜚禍宅舍一空版亦蕩失銜恨入髓
無從控讞悲哉悲哉德輿身既貧薄族亦無顯者計見存
詩集已刊未刊當有數十種乃冬宵祠堂族會懇懇咨考

則或爲乾隆中河水所沒或貧苦持易升斗或絕嗣流落
不省所歸嗚呼昔何盛今何衰豈氣運轉嬗大率然與抑
後人不持其門戶而致然也德輿每見一集必藏弄護持
不復示人既又以卷帙略多恐不能奉之行篋自資紬繹
或出示朋好稍廣其傳也爰別鈔副本簡于原集而先世
集之存者薈萃咸在可以備行役觀玩可以通同志者乞
假起衰難矣昔之盛者或藉以流行于萬一乎莊子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雜誦之孫題曰家集副誦副
誦之職子孫所荷也自茲以往吾子孫若并此失之罪將
益重大且德輿敬立此帙爲傳播計出于不得已仍加意

蒐采以俟補入吾子孫若視爲足本不敬觀原集或恃有此帙不肖繼續蒐補豈獨吾子孫之罪并使德輿之罪陷于不容誅之地矣有志于門戶者其必不然道光八年二月之吉德輿謹序

九經人表序

班氏剗漢書斷自高帝而爲古今人表殊亂厥例表終于秦而不及漢又何爲直筆哉然使凡作史者于一代紀傳外別爲人表以次優劣褒貶之義不彌章乎惜乎徒知班氏之舛誤而不知班氏之表有善用之而得者也余謂非僅諸史當有是表卽讀經亦賴是遂不自揆剗爲九經人

表體例雖本班氏而班氏九等傷于絲兼及婦人傷于瑣
笏撫諸子寓言之人傷于雜仁智皆聖人之德無所爲高
下而高下之傷于割裂又生者乃有中一流可善可惡
不敢豫洩爾古人則蓋棺論定無可轉移上達下達義利
之間誰能中立則其分上中下亦非也茲以義利判二塗
于二塗析八等曰聖人曰大賢曰賢人曰善人四者義之
塗也曰權術曰庸人曰惡人曰元惡四者利之塗也古哲
論人必有其等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爲四等者論語也事
君人社稷臣天民大人爲四等善信美大聖神爲六等者
孟子也大忠次忠下忠國賊爲四等人師人友人吏人隸

爲四等者韓詩外傳也俗人俗儒雅儒大儒爲四等者荀子也聖人君子善人正人爲四等者宵炅繇露也眾人賢人聖人爲三等者揚子也足知此義甚古班氏施于史非臆辨余施于經非謬襲矣經之數宋定爲十三周官儀禮未序古人爾雅祇張仲一人孝經祇后稷文王周公師尹仲尼曾子六人已載佗經中今所表者祇九經經有其人事跡罕著不足係褒貶亦不書若所列有不類如劉知幾席班氏者則鄙人閭陋之徵也知人之君子糾之

作詩本經序

詩三百篇不盡出于聖人孔子斷以爲經萬世奉爲定論

而經之三代而下詩足紹三百篇者莫李杜若也。輒敢從
而經之哉。朱子則斷之曰：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
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朱子雖未以李杜之詩爲
經而已。以李杜之詩爲作詩之經矣。竊怪近代作詩之人
之于李杜也，貌崇而心違。大李之才駭其變，服杜之學
憎其朴。簡陋省力，華誕悅俗者，則懇懇然求之不衰。蓋心
專乎唐者十無一心，專乎盛唐者百無一心，專乎李杜者
千無一也。其去三百篇安得不遠哉。竊不量力，輯李杜詩
千餘篇，與三百篇風旨無二者。題曰：作詩本經。奉朱子之
言，以破近代詩人之惑。或曰：李杜之詩皆足以經矣。子剛

經乎曰風雅頌本足以經者也以爲孔子刪存三百篇者
妄也李杜特後世詩聖謂篇篇皆如三百篇之足以經也
余亦未之信余之爲此采李杜以蘄合于經非刪經并非
刪李杜也雖然必深明三百篇之義以采李杜李杜乃無
憾而余于三百篇之義未之徹也然則茲役也非功也罪
也世之君子其閔而正焉

陸丞相集序

義理之學節烈之士二而一者也今平居間講義理之學
笑其迂闊弗適于用及臨患難欲奮其氣以成節烈此無
異于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方宋之盛時周程諸君子遠紹

孔孟闡明義理之微言朱子出而蒼萃表章之人以爲學雖粹正無救于國之衰不知朱之末造忠臣義士接踵而興實基于此夫德祐執而景炎立景炎殂而祥興繼上奉八歲之君下無一尺之士以海爲地以舟爲國猶必死之疾百無一全危在旦夕無婦孺皆知之而吾郡陸丞相忠烈公以孱弱之儒肩艱危之任垂紳正色視幼冲如帝天南師不競奉以同殉甘之若飴此非一朝之節烈卒發于意氣乃數十年義理培養之爲之也上感下倣捷于桴鼓同日不降敵而自投于海者十萬餘人嗚呼宋三百年養士之報偉矣亦程朱諸君子之功也吾觀歷代史冊夏姓

改物之際無如南宋有明殉國者不可指數所以然者南
宋儒者專尚義理而明亦篤信宋儒之學今之士大夫文
學不爲不盛而其學愈博愈薄程朱爲迂疏空陋不足相
仿倣遂致一言一動疾趨捷徑攫取勢利世方安平無事
而士已浮僞不可託矣此時衡風俗者所深憂也吾觀丞
相此集詔四書一記一跋一詩一僅八篇耳然卽編正孝
經刊誤進講大學章句二事觀之則知其服膺考亭之學
至深且久而託孤寄命成仁取義之大節均由此出其文
雖少其學與周程匹休可也昔陸宣公奉天詔書能使武
夫悍卒聞之流涕唐遂不亾自言不負所學人亦以爲唐

之孟子丞相志事雖不就其學與宣公有二哉今人歎陸氏之多才乃日讀躬爲叛亂如機雲者之文而無以敬與君實之學相詔勉者學之所以衰也鹽城陶君性堅卽其鄉前輩王氏夢熊所輯丞相之遺文軼事重訂補之旣成屬序于余余思丞相之節烈人人共聞無庸論述也論其學之原本義理者爲學者勸

任東澗先生集序

吾邑任東澗先生學宗程朱此集凡百四十卷又詩文八卷以浩博未刊布其曾孫維基維垣出以示德輿謹序之日程朱二子之學今之宗之者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

年以前之人近則目爲迂疏空滯而薄之人心風俗之患不可不察也夫程朱二子學聖人而思得其全體所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殆無一不取而則倣之宋史及二子集其在可覆而稽也今人不滿之者每能確指其解經不盡脗合乎聖人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覈誠不爲無見不知此特二子之文學有所不備而其德行言語政事犖犖大者固孔孟以後必不可無之人而天地人之常道實有賴之以扶樹者也且卽其文學一端言之其取禮記之大學中庸與諸子之孟子配論語而謂之四子書出全力以表章續述之古聖人之學乃因此有程塗準的之可指使下

士見之皆如青天白日不可欺蔽此其有功于萬世之學者至宏且遠而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爲不足道無怪其制行之日趨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也德輿不敏竊嘗謂學者解經不必專增程朱而程朱所以學聖人者實足爲後世法且其衛道之苦心尤不可不深悉何則程朱之學至艱危之學也百家衆說往往相爲依比勢若犄角而一爲程朱之學則爲老佛之虛無宋滅者敵之爲蘇張申商之捭闔名法者敵之爲管晏蕭曹之事求可功求成者敵之爲陸子靜張子韶之陽儒陰釋者敵之爲馬鄭賈孔之博研訓詁者敵之爲

馬班徐庾之文史汎濫詞章淫靡者敵之爲公孫宏張禹
胡廣之曲學鄉原者又敵之以一人受八方之彊敵衝突
擊刺將不保其身而終必屹屹勇成其孤志以從孔孟子
千載之上而今之間人猶從而齟齬之此可謂不知天地
聖人之心而與于不仁之甚者也人心風俗之大患安得
而不在此卽以吾邑論今猶有嗜程朱之學如東澗先生
者乎父師子弟猶有以東澗先生之行與學相敦勸者乎
德輿讀先生集所以掩卷三歎而不能默也先生名瑗字
恕菴其學爲高安朱文端公所重舉乾隆元年鴻詞科遺
佚以老年八十餘卒山東韓先生夢周爲之墓表吾老友

阮君鍾瑗爲之傳又聞同邑汪文端公嘗爲其集序德興未之見也德興序先生集而極論程朱者以程朱之學之輕重不明先生之集愈可廢焉矣此亦古人論事拊本引綱之遺意也

邱氏王氏雜著合訂序

國朝以來吾鄉博雅士爲閩徵君百詩吳明經山夫近三
四十年有邱先生蘭成王先生仲衡者亦能考論經史余
生稍晚不及見也蘭成書滿篋所刊雜著止十之二三仲
衡尤好論述後陳先生步谿刊其要而布之余每歎兩
人爲古人學不克光于時一老死羈旅一三十暴折後嗣

皆斷絕所謂天道尙可知哉雖然兩人志誠不伸而品學
堅苦遺文未亾足爲庠序襟冕蘭成姿遜于學文有傷于
碎者仲衡初亦隨俗製文繼乃奮求經傳旨用意太銳往
往傷駁雜余僭加芟剔求其美者存之雖甚寡識然忠愛
前輩自謂當如是旣又思兩人勤于學昵于天幾如一人
故合而訂之惜力薄不能別刊行也嗚虘好古力學鄉國
所賴今吾鄉猶復有此兩人乎猶有肯讀兩人書慕兩人
之爲人者乎斯文也吾且如之何邛先生名逢年歲貢生
王先生名廷佐邑諸生

山陽詩徵序

明嘉靖閒先九世祖中丞熙臺公淮郡文獻志成郡守蔡公世金序之曰上下數千載表裏三百餘人采先代之絕言集諸家之佚旨鉤極元深搜窮廣遠世代盛衰之明鑑人事得失之法程繼此興起者余猶有望德興生乎二百六十餘年之後不肖無狀弗能繼先世功德妄擬采嘉靖以來此郡文獻埒中丞公纂輯之末而禱昧謫劣未敢施手憶二十三歲與亾友趙吉人議同輯山陽先輩詩爲詩以要之曰河嶽英靈休摭拾襄陽耆舊懼沈淪極知香麝談何易略付艱難後歿身然竟卒卒無餘日未踐厥言而吉人于數年前訕矣丁子儉卿亦余之至交也甫逾冠

六籍皆有論述復訂山陽詩上滌漢魏下迄近人已物故者訪其全集詳其出處錄其行誼綴其軼事凡十餘年始成編屬余商推勇余志雖弗就然天下當爲之事在人與在己一也爲書以復之曰比省郡刊行詩率題詩徵或繇尤無紀未足繫文獻君子之所徵者文也而獻實之故足資然用詩存人一二篇足矣三篇外必至精者乃錄之弗以多費也儉卿然余言余亦與選擇役要之儉卿搜羅出處行誼軼事之功爲大後之覽者必由詩知人得其行己之大方要由此以窺盛衰得失之故則受範于鄉先輩者遠矣雖鄙拙如余不克續成先志亦不敢不敬用此意讀

鄉先輩詩也儉卿其然余言乎哉

寓庸室遺艸序

嗚虜此吾亾友邵瑗景邁詩也景邁論詩極微故嘵不自足橐成輒敝擲久益不記憶既卒余搜遺橐裁十三四鐫之篋三歲不忍視既又恐其零亂澌滅勉出點檢其孤斗漸能寫文字命之有搜佗人之所藏片楮零字模糊斷爛反覆辨認而使悉寫焉通得詩百餘首詞數十首又求其爲詩累者爲常人其能者剛之付斗重寫定爲詩二卷詞一卷殆無世俗人言語矣景邁之學以靜爲宗以臥爲斲意所獨至萬夫不能奪視富貴人如土壤不一挂齒頰神

貌溫煦市人滿座雜言刺巨當之無忤色或目爲懦又性
不趨熱憚竟科名學人愈笑其惰且拙也景遠揚揚如常
時斗室穿漏日旰或不出訪之則掩卷閒詠午炊尙未得
米暇卽獨步曠野中與雲鳥酬答人目其名延之訓子弟
皆驚恠所爲一二載遽歸竟閉戶宋居以歿與之契者陳
晉錫蕃邛廣業勤子及余三人余過從尤數文成必躬質
之佗人已交口贊者景遠獨默然余斂容請其故景遠大
聲陳其所以失不豪髮假借凡余之身心切務無不正色
矻矻之其神識愈悚余或改或不改景遠終不引嫌而噤
不聲也景遠歿余過益多每一根觸咽塞不能任此帙旣

付斗進告之曰是集也荷之以有力者其傳世行遠無疑也汝其可弗充學問事業以光大先人之志斗泣拜而受景遠卒年五十有一斗吾壻也

周氏族譜序

族無大小有譜則盛無譜則衰何者天生萬物莫賢于人莫賢于知本知本莫賢于收族收族莫賢于譜鄉曲間一姓數十百家祖孫父子伯叔兄弟振振蔚起願無譜以萃之久必落落然相視如陌路人雖盛衰也單門微族願能勗立譜牒詳明世系上追祖考下逮子孫俾相承續以俟蕃衍立意不菲薄雖衰盛也蓋譜之大義有二我身以

上祖父邇也高曾遠矣高曾以上彌遠矣譜不立則名不可考字愈不可考名字可考妻妾某氏墓某山向必不可考忍乎否也我身以下誰無子孫誰無曾元吾之曾元吾兄弟之曾元其源則一人之身也不明譜系則對面必不相識相識必不相聯綴喜必不賀器必不弔大宗無後或不立嗣支子無後無譜可按序次顛倒爭立致訟仇釁百出忍乎否也嗚虜譜之有無族之盛衰爲之此俗人所知也族之盛衰譜之有無爲之此惟知本者知之俗人利是求勢是依私情援繫四海九州之人有同姓而非同族者其人足爲利勢私情計也欣然以爲同族勇立乎宗族鄉

里之中告以收族立本之義反愕然而不解曰吾單門微族也此其爲人何如者車橋周氏非巨族也周叟曙菴獨慨然知本計册譜三卷以遺後之人美矣乎此門庭蕃盛徵也叟年八十餘神采充然不治一事獨惓惓于此詩曰令德壽豈夫振古以來有不豈弟而壽者哉

僊屏書屋詩序

黃樹齋先生輯其僊屏書屋詩如干卷付德輿校定且命爲之序序文字古之門弟子事乃不辭而序之曰詩之教嚴矣先儒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承君政述已志持人之行也去古旣遠作者彫鏤馳騁之力至苦然于政與行

絕無與徒淫巧走聲利自溺其志以溺人之志蓋行不古而政因之矣吾覽近數十年詩高下雖不齊然誠能埽積習追先民者不數人篤于古者遂憤然謂近世詩人太多實不足以發揚士大夫之學其真士大夫殆不必詩是又豈通論哉何則居今日而有結志忠厚敘政事侃直以歸于端飭其行誼者此何人曰此真士大夫也曰此卽詩之所以爲詩也先生之詩體格取諸漢晉盛唐而止晚近熏染畢力剗削大抵非有益于國之敷政人之植行者則不以命筆其志之嚴如此十數年來外爲校官內爲文學侍從臣旣力持志行佐朝廷文治比蒙恩入御史臺

作 聖天子百目論四海利病天下望先生指陳政事甚
大詩之復古信其餘矣夫復古非一人事也凡有唱必有
和以先生之識量揚一世士大夫之善而薦其尤後先協
心風會之古可以拭目俟卽德輿之陋亦將親炙變化俾
志行日進于端厚而不獨詩受教也

誦芬堂詩序

伊古及今勝衣童子初入塾受經無不知詩爲性情之教
及其能爲詩也吾臧孺標綱宗立壇坫爭妍鬪博使氣三
者而已三者又迭爲勝負士日攘臂于其中未有從事于
性情者然亦有之空靈以爲性而不知其爲僊佛之邪說

流動以爲情而不知其爲聲色之醜行詩主性情之說愈盛而詩教亦愈敝蓋今之性情非古之性情也古之所謂性情者吾于周詩得一言焉曰柔惠且直美矣哉此性情之圭臬也晚近之詩于己矜而褊非柔惠也于人僞而諛非直也夫柔惠仁也直義也二者參和而時發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自周以來之詩吾嘗徧衡之合乎此則爲詩人雖野人婦孺片章斷句吾反覆而不厭不合乎此則非詩人雖晉唐名家照耀千古者吾亦唾席之不顧何也人之性情之達于詩者必知此乃有用而無害虞廷言志孔門可以興之法實在此後世論詩者岐塗百

出積核盈箱均之無用而有害則均之可拉雜推燒之也
余持是論久疑信者參半永豐郭儀霄羽可論詩獨與余
合遂一見稱莫逆觀其人溫溫然侃侃然庶幾哉柔惠且
直人也觀其詩居家尚孝友結友賢鰥亮其論當官馭眾
一以剛方豈弟爲本蓋羽可之可傳者人而詩其餘也然
性情如羽可亦未有不能詩者晚近以詩爲本以人爲末
詩遂無足觀觀羽可之詩詩之本教灼然可明然則羽可
之詩又不可不汲汲傳諸天下惜乎余之力不足以傳之
而羽可必屬序于此鈍拙之士則羽可之能爲自求其性
情之詩其亦可驗于此也

姚梅伯詩序

詩非作吾之言語云爾有是非無工拙也而由唐宋迄今詩集日多序詩者亦日多皆竭力求工于詩而序之者亦力稱其工也今將與人游乎高山巨海之上問人曰山之雲海之波有工拙乎其人必笑今夫人之有詩猶山雲海波也而求工則何也夫較人于山海其渺小甚矣然性質之高偉廣大可以什伯倍于山海而其次則猶可以爲山海而人特未之知也然則詩之是非安辨辨于人之是山海非山海也云爾其是山海也則其言語爲大波大雲矣其非也則終身局局于一波一雲而猶非其真也四明姚

變梅伯與余交數年其性質渾樸動于天而不參以人爲
其人殆可以學山海者也乙未夏以詩集示余戊戌胄遇
之都下復觀其近作謂之曰子之詩近矣不求工矣夫詩
有百病而莫病于求工何也求工則必非山海可知也梅
伯遂屬余序余笑曰余之序不能極稱子之工而轉以子
之不求工爲進子能甘之子之詩將必不工矣子能甘終
身之詩之不工子之詩乃眞進而子之人其可以爲山海
無疑矣梅伯曰有是哉請緝其言以要諸異日

江龍門詩序

道光辛卯壬辰閒余客都下喜與四方之士論詩每謂詩

之風旨必以澹泊靜正爲基本而後發揚其才氣不流于
淫靡縱誕爲人心憂廬江江龍門獨躋余言後二年冬復
相遇都下交益親其爲人神鋒挺邁不可一世顧篤好余
文字盡出其舊作屬審正余思古偉人之著見于世蓋皆
不以詩龍門年壯氣盛方切究當世務思拯民疾苦副
國家取士之意嘗手挽薄笨車走二千餘里來京師又時
與勇夫材官習刀矢技擊求史冊中名將訓練攻守之法
溪疾文士秀羸偏于鉛槧無實用然則龍門何必詩也然
龍門以盛年舉京兆行登著作選詩亦其和聲鳴 盛之
一端而龍門之詩又實蘄合乎雅音不妄逞其才氣亦曷

得而無傳也去年冬龍門挾姬人徧游杭之西湖諸山歸
舟過采石攝衣夜登大風起叢薄姬疑有虎龍門撫劍長
嘯岳谷震動其詩劇豪宕可喜然余尤愛龍門言少讀書
龍眠山中積雪霽月萬籟岑宋諸峰皎然肺府空潔無一
物嘗語龍門此吾心至靜之體亦詩之高境也序龍門詩
復慨想久之

伊猗君詩序

古之交也以道義其次文藝其次意氣其下勢利余家居
數十年良友不過二三人晚數游京師朱門廣筵之上華
纓玉佩填溢四座勢薰灼耳目吾慮其爲市也趨而去之

交衢狹巷馬首偶接傾蓋與語意偶合符遽盟金石杯酒
數行脫千金爲餽荅倚託妻子可質泉壤此古之擊筑屠
狗之風凡幽燕之士以氣雄視一世者哉然片言不合覺
生睚眦讐其終身者比比有之吾又怖勇長白伊二猗君
生長朔方大父爲副將立功邊徼閒宜其意氣橫飛雄快
自喜獨淡戒馳軼容止溫溫然爲詩清微淡冶如幽篁孤
花不求表襮于世余愛其靜也與之數往還別數年寄詩
歌相慰勞造其居陋巷敝椽殘書數百卷而已舉于鄉垂
二十年不得一官益無斗米嘯詠不離口道義之氣益然
達睂目之人也其可交又非徒文執已也吾見四方士多

矣才力氣勢勝猗君十倍者何限然終念猗君可恃目猗君齒方壯異日未必不通顯卽終不得志于猗君奚損益恨余將歸老江湖茫茫天涯合并無期序其詩愀惻不能已云

晚醒齋隨筆序

昔勝國之士以好講學爲風尙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惡講學爲風尙而行亦衰夫勝國之士聚徒結社爲名高而汙雜囂譁蕩裂防檢之士多廁其中今旣痛懲之矣而學之不講聖人猶憂之今惡之者何也數十年來承學之士華者騁詞章質者研考據如是則可矣若其人爲講學之人

則上之羣公卿老于文學者輒作色非之恐人之不帥也
又取宋元以來講學有大名者糾其迂執疏陋以爲瑕尤
大書淡刻詳示海寓于是爲士者必惡講學不特心性精
微之言不偶一關慮卽倫紀理亂官守清濁民生利病之
大故父兄于子弟亦未有敢相詔告敦勸者況師友間哉
風尙旣成轉相祖襲牢不可詰天下之士遂真以倉色爲
切己廉恥爲務名攬利祿爲才賢究義理爲迷惑而官箴
玷民俗薄生計細獄訟繇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救之者嚴
氣厲色督之以峻刑亦莫能勝徒發憤太息卒不知由于
數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學者率淡疾講學成此風尙而士

行乃衰士行衰而後官箴民俗生計獄訟交受其弊也爲
今日計士誠不當聚徒講學蹈勝國餘習然其窮而居鄉
達而居官有志于立言者于漢唐諸儒後兼取宋元以來
講學之書續述而申明之以救數十年詞章浮華考據識
小之病使人知有禮教名節不至陷險邪而乖我 國家
之治化未嘗非中流之一壺也太倉盛子履爲吾邑校官
慄然念乎此著書曰晚醒齋隨筆自警其子弟余以謂有
益于天下之士矣又宋人講學語錄實沿禪家名此朱子
之徒之過非朱子意也子履書一洗語錄舊習整雅似劉
敞弟子記明覈則劉荀明本釋也雖然修辭之美非子履

所重余竊窺見世士風尙與子履箸此書之本指而書之
如此

養一齋集卷之十九

山陽潘德輿彥輔

序

贈張幼塘序

吾嘗讀伐木之詩想西周盛時故舊燕衍之樂其二章于諸父諸舅之尊于己者概以友聲叶之以聯其纏綿唱和之情于不容已要以迨暇飲酒爲事而無復有乖忤遼闊不得鬯其情之悲鳴虜何其和平而入人心也後世故舊之不逮古也其相親近者或閒以嗜慾利貨貧富相耀得失相爭賚賤相忮益卽無日不燕衍而欲一夕之足以合

其歡而釋其陰私之芥蒂不可得而況足以感神聽乎其
相關遠者愈漠漠焉耳矣哀哉伐木之詩亾而朋友之道
息此風俗所以不厚人心所以不祥而獄訟所以繁滋也
張君幼塘吾從母夫也德輿幼失母然習聞母之與從母
也爲從父姊妹同歲而生同室而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日
離旣嫁遂不相見不相見二十年而吾母卒矣又二十年
從母康甯如昔時君精力彌健而吾父之卒又已十有四
年竊自愍天之不弔以獨罹此厄也君之祖母爲吾族祖
姑父卹母卹皆係屬不忍忘顧祇十年前一見君遂別去
惘惘至今其爲人讀書漸通大義不屑爭科名性渾而靜

嗜飲不問家計吾嘗發狂論謂世之可與飲酒者甚希蓋
居心不淨竝飲一席令人警欬不爽如君者非獨動吾親
戚依慕之忱卽飲酒一端亦足使吾徘徊而不寘而柰何
室之遠也丈夫不能立德業光親郤奔走衣食致終年無
暇日讀伐木卒章所謂迨暇者皆虛辭耳雖然吾不暇而
君甚暇又新得吾曹池舅氏爲之鄰其平居樽酒從容足
樂也吾終當洩弃塵事乘風日之美杖策百里外侍一夕
之雅讌有酒醕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雖不勝
梧桐尙能爲君歌之

送郭景遠序

天地陰陽之變人事物理之常江海山嶽之雄鉅艸木昆
蟲之細瑣吾與景濂靡三五日不言靡言不淡至願切足
以互儆其嚆噴今景濂偶然之別又奚言願以爲無可言
則平日之言皆尢贅支離也以爲有可言則豈特今當有
言且繼今而言之不已未爲過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此之謂也雖然徒恃乎言而已矣則吾與景濂比年來固
綦綦言之而彼此無驟進者何哉蓋講習之爲道也道之
半也孔子憂德之不修而後及于學之不講卽繼以聞義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徙義改不善皆修德也故講之爲道
特半也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賢異語之言能無說

乎繹之爲賢繹與改非朋友事也故朋友之于身亦半也夫兌之爲義也說而其爲象也口舌吾與景濂若不浚繹痛改而猶常以言之爲樂是雖貌似乎朋友講習之誼而直來說于口舌而已矣豈聖人取兌之本旨哉兌以一陰說二陽陽吉而陰凶戒說不正也庸詎知吾與景濂之日相賞析而詰難者非說之不正也陽德之正也以剛剛莫大乎反身而莫迅乎改不善兌初爻之所以剛而得其和四爻之所以介而有喜也然則惟德剛故情正惟反身故道全景濂行矣苟能日起而振迅之繼此言與不言而天地人事流止動植之理將全在于反身之中而無不盡不

然吾與景遠相蔽于其半以自棄讀書三十年從事于口舌間爲巫爲妾悲哉悲哉

送蘇生序

道之與俗所爭幾微閒而不可以形跡求士靡知讀書每指意所不愜者曰俗人俗人嗚呼讀書非遂可免俗也自以文取士以來父兄師保罔非以名祿氣勢望讀書者而天下百塗遂莫俗于讀書而其祖襲而不可革也蓋將數百年是故士之免俗也難蘇生者生長鄉曲之中悶悶然一俗人也予一接其文辭議論卽驚其異于眾近則并以文爲不足爲而眞有意于讀書也異日之必能免俗者非

蘇生誰哉雖然文與道有本末而無彼此蘇生徒知文之不足爲而所以爲文之本者苟不置力焉卽置力而徒在于讀書焉則俗不能免而書且不可以讀夫蘇生天質淳朴患氣不充巨黃魯直曰士不可俗俗僂不可醫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不俗矣夫臨大節而不可奪所謂能充其氣者哉然大節不可猝備其備之也于平日始今讀書談藝之士平日處心積慮混混焉隨俗作計較而彊顏謂人曰吾大節乃不可奪則雖激昂張大其氣而俗之中于心也彌甚孟子曰是積義所生者平日之力也積義非特養氣之本而亦知言之本蘇生挾其淳悶之姿入世而與鄙

詐者游雖物所不能傷而吾患其爲誠淫邪遁所愚以自損其氣也然則欲求免俗之方黃魯直之言特要其終而孟子乃能并其始終而一之苟如是卽讀書爲文均無害其爲不俗而又何屏焉蘇生旣歸知免俗之原于養氣而養氣之功發明于孟子則道俗之界舍讀書其又何以求端而用力也蘇生名浩養吾其字予以養氣之說進亦蘇生之父命名之義哉

送耶勤子序

居常慳古之言別者至于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何其言之甚威有兒女之仁而不裁制于道也乃者勤子鳳陽之行

子亦有之勤子年五十餘爲同省校官非老病非遠謫奚
賦爲日不然校官乃有職守罕遷擢而貧者也三者皆于
歸計不佞則雖六七百里之別卽數年十數年之別以數
年十數年之別而施之齒將六十之人而子又早衰而多
病甚感人情乎憶子十六七歲初識勤子氣皆蓋一座二
十六七歲假館勤子之鄰無十日不敏勤子門扉正荫栢
幽明窳奧兩人豎議所及仰睂抵掌風發泉注雷輶電掣
時俗譚語一笑而墜之無敢枝梧者童子秉燭屏息候檐
下必雜唱乃返門外訪者九起兩人奮不顧然兩人或靜
坐斗室終夕默默屋內如無一人若兩人三月不見卽相

念切骨目目皆有病既見或互求所學之短交相責交相
泣泣已交相噤而不踰時又狂笑竒辨縱橫馳騁聲震屋
瓦屋內如數十人聲甫宋則又聯袂接唾求人跡不一到
之地炙赤日踏泥溼甚兩積雪野航荒寺爲窟日游游至
于病而未嘗悔也嗚虜意氣之盛如此今勤子所往輒齟
齬兩鬢皤皤然子亦百無成就日杜門從事藥物當是時
兩人方顧影悲懷謂不能尋前十數年之樂奈何重以別
也雖然勤子不憶子作齋西木石記乎所謂木石者非枯
宋彊制之謂凡爲吾之所不能不爲者盡其心不動其心
而已勤子此行庠序敦學之間盡心爲之而相忘于倦則

樂亦油油然生矣吾聞鳳陽多有明勳臣遺蹟勤子頽仰
憑弔激昂浩歌必足以追還前十數年之意氣又聞雲母
山逍遙臺是彭祖所服會莊生所寄傲也長生不可學無
何有不足訓若養氣以祿和聖賢不能廢也若勤子守此
甚戚者不冝裁制于道老病必相尋而至程子所謂不學
卽老而衰者也勤子必不然也外人以謂勤子之女新嫁
爲子子婦此行也若有所甚念乎此者則又專以兒女之
仁度勤子此勤子所一笑而麾者哉

劉宣林八十壽序

予數往來江甯其風尙餘冷人文秀峙有六朝之遺孀或

疑敦愛土物講求先民夷粹之行者寡焉是又不然子嘗
登其南郭浮圖下瞰其形勢大江自西南來帶城而東羣
山四周遠近相拱指其淳固之氣非獨爲都會壯觀意必
多有韜含光華絳葆貞縑之士渙藏其中而吾特未之見
也歲戊子十月以年家子禮見劉君宜林其氣貌樸厚姁
姁卑飭甚于幼少度其有隱君子風已而與其子恆胥富
胥定交京師皆謙約自將不敢失家法又時時于其邑人
所得君爲人之大方蓋年未及冠卽游吳越閒業計然之
術者五十年然人視之儒者也雅嗜讀書嘗別錄儒先精
語用自省克事親曲備所嗜奉巨資聘師訓子家中落不

改尤好周人貧乏負責者不克償雖千金券焚之與人約不爽晷刻或齟齬之亦不校曰尙氣之事虛憍之名吾終身無取焉予以爲向所謂韜含緜葆之士乃今一遇之今恆嘗已攝安東校官富嘗以直隸縣令需次所以及人者將不可窮量皆君之教也年登大耋嬰娑鄉閭中行三四里不扶杖夜分觀書能作細字其德氣龐厚天祐啓之者必宏且備富嘗旣嗣其世父然以親兄弟同鄉試榜者是年惟江甯劉氏人皆豔之君顧督勉不少衰日偉矣哉讀書之事區區科名非可竟也君信嗜讀書矣吾徒將講乞言之禮焉其卽以是自厲且歸而各厲其子弟可乎

魯特山七十壽序

傳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信矣哉往余聞吾邑文學魯翁特
山有夷粹行僑居漣東窮海無人之鄉不希顯名淵然有
以自足顧未之見也道光丁亥見其子一同于郡所爲文
章遠騁高厲不可一世言貌溫厚若無所知識余大歎服
因謂非獨子賢其父之身教可觀矣乙未一同由副貢生
舉鄉試明年與余會試皆報罷僦車南歸逆旅中從容言
日子志宏遇嗇悲歌忼慨欲救一世之顛踣痲願于一
身則忘之須髮白十六七寢則聞呻吟聲日旣出憂思勞
頓不甯休甚非所以養性命也家君今年政七十膚革毛

髮校子猶壯盛實不曉養生術但沖澹自適耳嘗自言三十許時親串或謂人當苦思治生產從之一歲頭半白復遇一親串言誤矣枯苑分也乃大悟順逆之境不以心將迎終歲陶陶然擊鏡自照白者黟矣今產不及中人伯兄課耕穫一同學子脯脩佐之家君百不問嫫娒書畫閒不自知其貧且老語未終余撫然曰甚矣子之愛我而尊公之不可及也一同復曰一同兄弟欲爲家君七十壽冀得一序壽序非古顧震川集多載之敢以震川不辭者請其可乎余曰諾既歸體中果甚憊藥餌不去手益思一同言復歎曰魯翁雖不屑世故而一同豪于文篤于性質佗日

大有所見于天下皆得之其父然則翁不用之用偉矣夫
豈遽居荒遐自私其身以保嗇長年者哉因力疾爲文達
之一同非姑塞所請將以風世之驅逐聲利以自戕賊與
不知燕翼之遠謀者

養一齋集卷之二十

山陽潘德輿彥輔

記

木果軒記

與客步于庭庭有果房繁繁于木客指而笑曰木之爲物
皆夏華葉而秋則果子之年秌矣果之時也子曰惡何言
之易也于易乾爲木果乾以大生之心布于萬物非獨木
木之相榦華葉皆乾也非獨果然榦榦者華葉之本果也
者又榦榦之本也夫果以華葉之餘而又爲榦榦之本由
前言之是體之用所謂顯諸仁由後言之是用之體所謂

藏諸用顯諸仁藏諸用誠之通復在乎是非乾無以當之
大哉乾乎象以木果不嫌于不倫是聖言之妙也讀易者
觀象而有得焉其在一身非精義安身利外而養內德盛
而仁熟不足以爲木果也其在一家非繼志垂緒遙追來
孝以燕翼子不足以爲木果也其在一世非獨立不懼守
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足以爲木果也造化之權輿
斯道之砥柱子何易言之雖然木果之實不易副而又不
可不學也不學爲木果則人心幾乎息矣于易四月爲乾
九月爲剝剝之碩果不食乃純乾之陽不能盡猶天理之
在人心者不能滅也剝之上九卽復之初九盡于上則生

于下明乾不息也然觀易于一世之氣化則有自然之碩
果觀易于吾一人之心有碩果乎否乎吾懼其爲復之上
而不能爲剝之上枯之反獲則迷而不復而心死矣可不
大哀乎故學不可廢也客曰何以學之曰乾爲木果艮亦
爲果蓏艮成終而成始果蓏亦艸木之終始也剝之碩果
卽艮之一陽分于乾者也乾之純粹也難學者其從艮入
乎艮止也止其所也學者求知止而得止則艮之篤實在
是乾之剛健亦庶幾在是乾誠者也艮誠之者也誠之則
復其心之體用亦可以自成而爲物之終始矣木之神不
二艮之果蓏乾之木果一矣然則木果之實不易副而亦

惡可不學乎哉客去遂以木果名其軒而次問答以爲之
記時癸巳九月

養一齋記

莊子曰天地之養也一程子曰涵養吾一養一同乎曰不
同莊子之一寥天一也無何有之鄉也程子之一所以行
之者一也擇善而固執之也由莊子之一至于陸爾形體
杜爾聰明由程子之一至于極淡研幾開物成務異學正
學如水火黑白矣或曰莊子之養一也易程子之養一也
難何也曰異學之屏弃事物歸于虛無者豈有佗術哉皆
告子冥然悍然之類而已矣夫此冥然悍然者苟彊制此

心而旋即恬然有以自適故叔世不悅學之徒歡然爭趨之故難而易也由程子之言則必始格物致知至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天地萬物之理皆知止得止而後有一之可養焉其閒節目功詣魁闕之儒終身蠹蠹不能盡故易而難也且一非自外來也誠也所謂養一非以外物養也敬也誠敬之理天命諸人以各成其身故曰吾一也不求養一則耳目心思樊然淆亂自失其所以爲人自失其所以爲人則自貶而爲物可恥輒甚焉魯哀公蠢愚者也孔子且與言行之者一而策之曰知恥近乎勇甘于頹廢頑不知恥而後不求所謂一不求所以養一知恥而求養一則

近于誠矣或曰孔子言一不言養一而程子言養一何也
曰孔子言一卽誠程子言養一卽敬敬者未誠而求至于
誠之方也卽孔子所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者
也卽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孔子程子之言一也孔子
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曰其爲物不二孟子曰夫道一而
已矣世人欲爲善而多疑畏紛馳者皆未識理之至一而
欲以佗塗自立而不知一之外皆荆棘園囿不養身之大
者也故周子曰一爲要也或曰老子謂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甯聖人裒一爲天下式不亦數言一乎曰老子之一
卽莊子之一致虛極守靜篤而已無所爲敬也故習靜以

爲一必浸淫于老莊釋氏象山白沙陽明之學是也居敬以爲一則擇善而固執孔思孟周程之學是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易之一天地之一也繼之者善也書之一帝王之一也執中也主善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然則養一者卽主善云爾主善則動亦一靜亦一富賈貧賤患難無往而不一孟子所謂得其養也不主善則德二三動罔不凶孟子所謂失其養也得失之間敬與不敬而已矣余書室从以養一名余之身心未克一也詳疏養一之義爲記大書于室之壁明天命之顯赫責聰敬之緝熙以觀其自養焉

彊恕齋記

六經述聖入之道淡奧廣博不可殫究而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訓人簡切如此子嘗約而求之蓋祇孝與恕兩言而已弟必相于孝忠則實其恕者也若約之又約焉則祇恕之一言而已何也人苟能孝必不敢滋一念之惡以忝其父母是孝爲百行之原而人苟能恕則必就己之心以度人之心而曲體之是心也以之事父母必孝以之事兄長必弟以之事君交友必忠信以之待妻子僕隸州里蠻貊必敬且和而百善將大備然則恕也者又所以求盡其孝之要道也孔

子之教子貢也一言而終身行惟在于恕是卽兩言一貫之旨亦所以祖述堯舜之孝弟者也孟子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故不來孝則已求孝者斷斷不出于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皆此義也此義不朞于孟子孔子于子臣弟友歷歷自考卽違道不遠之恕耳豈有佗哉夫古昔聖賢相授受之道如此其約世猶不行者非恕不易盡乃力未嘗盡也力未盡者知恕爲至美而有我之私閒之惟聖人無我下此則必彊克其有我之私而後可以行恕顏子所以施克己之功也

顏曾孟一也平居晏晏迂聖訓惜己力飲食居處勢位富厚祇知有我誠大得也至于親戚交叛人世不容悲悔慚恨生不若死將如之何然則彊恕也者至苦之功而實大適之境也彊之則入于聖賢不彊則入于罪戾聖賢不易爲罪戾亦當避大彰明較著者也吳興陸生學于予予名其讀經之齋曰彊恕爲記以勸之蓋予實欲彊而未能而皓首無學猶不甘以不彊終焉者爲此記亦以自訟云爾

車橋文昌宮記

客告予曰事有一轉移閒而其利溥者感應之故非人也神也予曰若何客曰山陽治東四十五里爲車橋其地數

于戶枕澗水居數十年前儒衣冠者數輩而已其東一里許有尼菴曰蒼荀林鄉之陳氏建施田若干畝尼不謹竊售其田又堪輿家言不利于鄉之讀書進取者陳與鄉人議逐其尼復其田改祀文昌神延僧居之舉其菴與田屬之公聞于縣此乾隆五十年事文昌宮旣立讀書者日多游于庠試于省進取之徒十倍前日非神力曷至此予曰唯唯否否予聞世之人捐金作佛事斤斤求一身報目今陳氏爲一方文運計公厥所有昭明祀事此人所難也若子曰非人而神吾不知之也謹案史記天官書斗戴筐六星爲文昌其星一曰上將至六曰司祿止漢志謂五曰司

祿晉志謂四曰司祿皆文昌也其在朝廷祀典則唐虞禋
子六宗周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漢律祠祗司命皆是而士
乃敢祀之者司祿之遺意耳近人信道書之言雜以梓潼
神張亞子事爲文曰陰騭明其前世教人朝斗拜佛皆二
氏語儒者所弗道今子又謂一新其官而讀書進取者由
此而盛是子開天下以事神求福之漸而讀書者皆當禱
媚爲進取階矣若堪輿家以形氣相首尾度城郭室舍漢
志所謂形法六家者事又足訓乎哉夫萬物之轉移也皆
人之氣機有以鼓舞乎其中而鬼神術數亦所不能外方
此宮之未立鄉之人非不知文昌之神也然而千百家之

中好讀書者一二人其氣不盛則其爲效也不神迆乎易
佛寺而祠文昌也吾知非徒神其神而已必人人之心皆
將以誦讀爲正業詩禮爲輝光感激奮起其氣極盛氣盛
則感之者亦盛而非杳冥荒忽之能轉移乎人也子信神
力而屈人事子欲人善讀書邪欲人善媚神也客曰然則
文昌不足祀矣予曰否有其神則其神亦靈要之人得其
道而神從之神不舍人以爲靈也比閭鄉之人稽謀于眾
復治其宮楹桷宋廂牆垣黝堊煥然新矣使讀書者愈多
而愈式廓之射有圃講有堂以爲一方多士藏修息游所
稽古之勤樂羣之廣交厲其氣相與有成利豈徒在游于

庠試于省哉吾見禮教大隆賢哲輩出所以羽儀 朝廷
垂範鄉黨者將溥其利于無窮也人自來福柰何于堪輿
禱媚求之客辭塞而退鄉之治是宮者欲述其緣始與其
感應之故予卽書與客問荅者以爲車橋文昌宮記而勒
石于其宮之壁

養一齋集卷之二十一

山陽潘德輿彥輔

書

與邱勤子書

昨論管仲晏子蘧伯玉不歿君難事未悉復申述一二質之左右管仲事儒者各持一論近儒謂一身之君臣小華夏之君臣大此曲說也僞家語謂不成爲君臣者尤妄鄙意謂三傳無糾小白兄弟次序而程子以糾爲弟此定論若莊荀韓非等家以小白爲弟則管仲亦一魏徵自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豈小諒邪孔子盛稱其功未復

反言揭明則子糾之爲弟不當爭國可知不得以諸子疑
聖經也夏原吉蹇義楊榮等舍建文而事成祖其罪在魏
徵上夏不當以管仲比管仲始誤爭國相桓非罪也晏子
不死明于社稷與君重輕者非逃死也使崔慶殺之忍苟
活邪其不能勸景公討賊則誤其不死君難則合乎聖人
之道也聖人言殺身以成仁蓋生則有所愧也而後死莊
公弑而嬰生非嬰所愧者故可無死若蘧伯玉之事吾始
而疑之繼且非之終則得一解焉而大悅之爲人臣子將
有放逐其君者吾不告于君但去之而已矣則安用臣爲
伯玉不當如是也是以疑審其言無一言稱其職也乃洩

然非之矣終則曰伯玉孔子所謂君子也卷而懷之殆未
仕也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叟之進伯玉
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此去獻公時亦遠矣夫未仕之與
仕天地懸隔未仕則亂邦不居誠君子仕則見危授命而
逃之乎伯玉而不明乎此則大惡也已何但未能寡過哉
且孔子第取此係身遠害之一人以亂天地之經必不然
矣故曰未仕也未仕者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事
亦奚不可者此吾所以得一解而大悅之也朱子注論語
第實之以不對而出而不明其未仕愚意則以未仕爲卷
而懷之不必以不對而出爲卷而懷之也而意亦隱括其

中矣是否合經望示我

荅楊露滋書

露滋足下昨以近所作文奉正謂必得裁削轉辱獎譽過當愧甚又自遜無可引掖謂當彙寫所作往來當世巨手爲指迷破惑之要僕雖鮮識亦當感激奮發去其愚柔自致高遠雖然僕籌之熟矣僕之才短學陋使局局于宗工大人之側出所爲以求規臬微特有拒而不納之辱卽僕亦烏能妄求之夫才不可彊能學亦不可一蹴至僕揆古今以來其以文特立于百世而不敝者大抵澆積厚累用力勤而期功遠不敢沾沾自喜急自質于世以希聞譽若

其是非得失之故返純去疵撥原窮委之道皆作者一身
事佗人有不能與焉者雖千百苟屈莊馬竝生于吾世而
吾之才分學力各有以自致不得乞其一日之靈以省吾
之功而況下此者乎且僕之屏聲斂氣以察當世之巨手
豈自今日哉謂夫世果有之雖無與于吾固亦斯文之大
幸也乃其淺者科名得失蟠屈其胷臆曩所誦習者不過
齷齪苟且之文展轉汗泥中不能脫其高者執三寸之管
以評衡四方才藝居崇高發雅辨馳騁古今聳動遠近鮮
不合理致及其斟酌去取提擢特達之材則惛惛然玉石
混淆矣世非無可爲之材若斯者亦非始哲而終闇良由

所蹈不純則所見不晰自造者不尊故取人者必下也況夫牢籠三古雄跨百代有拯衰之力無徇俗之心者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然則僕將何以求之嗟夫正聲微茫于今數十年僕每念斯文之敝忼愾奮袂不知己醜及觀己所作亦微聲自引蟲鳴艸閒耳又焉識文章之道何所窮竟乎自茲以往僕且閉門讀聖人書十年乃言文事若手挾一編求當代之賢人願望以揚其區區不足重輕之名雖僕鄙賤亦引爲浚恥而不屑爲者誠知其無益而且有害于僕者大也實荷足下親暱敢發其狂言足下其察而宥之

荅丁儉卿書

儉卿足下覽足下書狂喜旣幸曩賞識者不謬又以僕之鄙賤鄉黨所不屑道足下獨拳拳指過失極論其狂誕之病撫几擊節感足下遇我厚也僕年來愁悒無聊誠有如足下云者若盜名而爲僞則萬萬不敢果如是是學之邪慝也足下當蚤絕交不必進規矣然足下于僕非有積繫累舊之誼相見不數四于友生所偶見足下文詫爲罕有作詩歌相激勸亦非有深德大義足以感動足下者遽能不憚激切如此足下性天忠直可見矣且足下十七八歲童子目世之少者嬉戲之不遑卽稍知塗澤文藝規考校

得失猶惴惴不敢自許況敢論列佗人之失直以古人相
糾督哉吾又歎足下氣之盛識之鉅也足下樹立可量乎
哉雖然樹立之道氣已盛求其養識已鉅求其充天性已
忠厚求所以保全之充其識在窮理養其氣在不爲不義
保其心性在日日知非改過今足下自謂窮居寡嗜慾以
僕私心過計猶謂是十七八時不涉外務故其天未漓且
年長事紛外物鬪進足下卽力爲古人而牽制者不能無
今人也夫理定者乃不絕俗爲高故世有閉戶而非善人
知交滿天下不害其爲獨立之士者然而年至二十天人
戰勝時也從乎古從乎俗在此時矣足下規僕至剴切獨

其末以天祿白虎爲僕勉僕不能無疑焉古人出有用于
時處有用于後世足下旣言之矣區區校定章句之儒其
用何如也見其大者又以小者汨之吾故慮足下識未充
氣未養將牽制于習俗而以數典逞博當有用之才爲富
賢榮祿券也古才氣之士坐此病心性多矣足下未嘗讀
史省其害邪僕之齒且壯行陸言厯不足砥礪極來篤實
恐亦不能逮荷足下高誼輒推論之以爲助亦小雅來友
瞽之義亮不病其戇而憇置之

與郭景遠書

景遠足下在家十餘日酬應不得息心蹙蹙然弗甯抵館

舍狹旬心無所屬彌不靜乃日讀書以治之竊以爲治心之法莫捷于讀書枯坐問心心愈不測其所之鏡之以書而僞者出妄者出雜亂而無紀牽誘而不安剛愎而不悔疏惰而無用者皆出乘其出而治之是故書者諸惡之讐而心之師係也足下心境朗而絜安而和過僕遠矣然足下若不勤密讀書吾恐足下之心將入于疲惫而不可用泗濱之石爲磬嶧陽之桐爲琴材非不美也然第懸于庭陳于堂而無以戛之撫之則石且日就于泐木且日就于腐而久必不調也吾故願足下戛之撫之者以書爲端也足下若以讀書爲科舉博覽文辭計乎非徒足下所不屑

僕亦惡之夫爲科名計者鄙夫之販貨也爲博覽計者貧子之貸錢也爲文辭計者野人之學都市語也三者毋論求之未必得也卽得之已累吾心矣僕近于文辭亦不敢多爲之以爲文辭成而善者勸惡者諷卽小喻大卽此見彼而其益不窮于用者乃讀書以治心者之文辭也若性情不通明無所勸諷以施之用皆廢物耳卽以爲失其本心可也丁生晏昨以書來規僕勸其養氣而練識無惑于世俗之文以固其敢言忠直之美張兩生文辭日造高朗僕誠之曰此不足恃也惟讀書而治心則文自昌矣夫人一日之中不識前言往行則心無所入無所入則不入于

子桑告子老莊佛氏之流必入于聲色貨利富貴名譽之塗而不之覺也則其蹙蹙然弗甯者將以之終其身也僕之言當否未可知若足下無所以交相勉者僕尙何望焉

荅阮次玉書

次玉侍者物之數有萬也而自立者資松柏等木也騏驥等馬也樛櫟駑駘觸目皆是安知其不自以名材名馬豪哉然而名實卒不可彊者自立不自立之異也惟士亦然飢寒酸腐者非自立也置身青雲自立乎豐腴鄙儻者非自立也文辭彪炳自立乎尋丈尺寸之不同而同于樛櫟百里一舍之不同而同于駑駘略其大同而旌其微不同

以號于眾曰吾非樗櫟也駑駘也識者笑之夫士能自立而不爲有識所笑者無佗焉曰知命以養氣何則士之所以不克自立者識奪于利害也窮士年三十不得志于科名則悲憤誹議猖狂怠棄之弊相因而至顛倒奇幻妄想百端皆不知命之病入膏肓目知命則知己之所爲舍古君子自立之道皆如捕風捉影畫脂鏤冰而一無所用而妄想盡真氣出知不真氣不洩或前或卻一出一入忽慕忽悲而氣日以餒氣餒則雖積數十年之學箸數千百卷書而無一言可用于世雖日句後世之名而終年所爲一鄉里之恆人而已矣卽得一當塗有勢力者噓之以起掖

之以升其庸陋苟且平時委蛇自喜一朝值小利害如毛髮而色動神沮實足以輕朝廷而羞學校嗚呼老成既遠學術岐出土皆以悅人爲當然自立爲無用時命爲人謀器氣爲恆事紛紛總具樗櫟駑駘之形體性情而不自策勵則其弊必至于此而無疑也僕不才自揣所立無以越乎俗承足下贈言忽以名材名馬許之愧不敢荷故竊求所以克副斯言之義反覆述之以質之左右若宥其夸妄之罪而夏辱教之來書所謂相視莫逆者彌淡遠矣

與陸郎懷生書

陸郎足下昨見聽鶯曲雅潤爲本諷誦再過餘音被耳嘉

質鮮觀當自珍如玉不患無和氏其人者前語陸郎學詩
必從古風始潛律拘攣累天毀質靈暉初露全恃充養之
正詩至有唐歌行無變不臻絜原而論宜習風騷陸郎人
欲未鑿俊氣澄光心手洋溢必使取法深遠先求中正良
以律瑄一定雖清濁萬變累黍不差也僕有論詩十餘卷
尙未脫橐開章卽以三百篇爲要義極知其闊遠然今古
隔世性情其天非剽雅竊頌以爲中聲蓋涵泳古人造意
之始乃贊我天事導源忠厚區分善惡詩所以爲性靈奧
區也今毛詩一編崇之經中屏之詩外雖諷章繹句于天
奚與哉嚴羽論詩曩稱超詣而仰明祖系騷爲絕境卽先

民難企顧本先薄矣此可與年少美質者語齒越弱冠俗
格浸瀆間僕之言恠笑而已楚詞苞括漢魏听夕蒐獵無
可芟夷漢迄盛唐衣倉梁錦沿洄而下可爾毋陵節施也
所示文丰姿瑩朗照我几牖第相柢不深名理終滯蓋文
生于情情敷于才才通于氣氣含于理理厚則氣昌氣昌
則才之開闔動靜變猶鬼神而情有隱顯悉無遁匿小夫
爲文不審培植理氣伸紙搆想借助才情譬之情將驕兵
不潰者鮮况望摧堅如拉朽邪且萬物皆氣也氣不自知
理之厚薄爲其本始典論論文下逮韓柳文本于氣發洩
靡遺詎知理者太一虛實竝咳氣稟理行如子奉父近代

甯都魏氏特發積理一言自謂陵轍往古而理與才氣分
合精微尙味其故文之難言如是夫蓄理以培氣亦讀經
而已矣小戴左邱公穀孟氏固已顯示指南雲蒸萬有若
易書與渾沓炆精實乃周秦諸子銅鹽之山海也經文如
日百代所瞻今童子誦經妄思芟鯨就簡何以爲受益地
經外莊遷最古歷朝摹效雖多而光景日出多誦萬徧理
塞者開氣劣者振韓歐諸家就緒治之勢如破竹慎勿窺
近代文集使胃腹填雜陷害一生時人之病率由于斯僕
近悔悟撫膺頓足悲其已晚陸郎以我爲鑑審端用力焉
得不慎重實愛美嘉質恐蹈私心所非薄者略陳之非知

塗也暇當豈談

與黃蔚雯書

蔚雯足下九月晦入城訪足下不值邑邑以返頃者裴烈婦神主入節祠一事城中諸君子議者曲折百端總歸二說一主表節烈也一主別流品也二說衡之于理雖有輕重而初念皆情理所有及二說互持久久不下于是初念變爲意氣意氣變爲門面門面變爲鬪辨鬪辨變爲詞訟詞訟又變爲調停蓋至詞訟調停之說輿則似藉一裴烈婦以爲逞勝之端解和之具而其初表節烈別流品之一念恐未必寘于胷中矣僕邨人也身處局外意氣門面空

諸所有竊以爲諸君子于此當就事論事不當來勝當可
曰可否曰否不當兩就輒私斷之曰此事無作但以 聖
旨旌表民人裴廣妻周氏民人兩字而已民人字定則裴
烈婦神主入祠之議定或曰裴廣非民人也賤役也良賤
可混乎應之曰良賤之分宜稽卯簿卯簿有名謂之賤卯
簿無名謂之良此內自六部以下外自督撫司道以下所
萬不能夏變游移者也裴廣爲縣白役卯簿有名乎無名
乎若曰此賤役之賤役則尤空滑無稽不足一辨者矣命
婦守節不得請 旌何者爲其所易知而節不足難也援
此推之則以微賤之家得節烈之婦乃 朝廷之所重也

譬如朽壤生嘉樹觀者當十倍尋常護持贊歎而猶摧挫之乎而猶摧挫之使凡爲微賤之妻女者聞善而自阻以守節爲多事改節爲當然乎或曰吾非摧挫之也賤者之妻與諸節婦伍爲諸節婦子孫者安乎辱乎應之曰此意也小孝勇巨大孝尊親以德不以位鬼神依人依德不依位使婦之節烈稍有遺議而入祠也則雖爲一品官之妻與吾高曾祖妣竝處一堂亦辱也使誠爲節烈者也則鬼神已諧和而無間矣而人猶以儕伍寒微爲辱而摧挫之不亦慎乎或曰吾非摧挫之也吾不防其流弊脫府縣之隸皆得藉口裴氏以節孝入祠與士大夫抗衡則若輩不

豈橫行無所忌乎應之曰凡云流弊必姦貪邪侈之類也
如此事者使不防其流弊而若輩之家竟皆得節孝者也
是得節孝之流弊也其又何防焉且節孝自節孝也橫行
曰橫行也今不于作事裁抑若輩之橫行而時與慶弔焉
時與揖拜焉而乃于眾著之節烈抑之于將來之節烈防
之將毋節孝卽橫行之端乎嗚呼烈婦已磨旌表卽不
入節祠亦無損于烈婦而鄉黨之中有奇節卓卓如此不
得與曹妹祭享列非薦紳士大夫之責乎孟子曰有天爵
者有人爵者文武仕塗人爵也惟此當問出身察流品者
也故卽使裴廣身爲賤役而其妻殺身成大節徒以別人

爵之流品而隄之使不得大鬯其壯烈之氣聞者猶盡焉
傷之而況裴廣者前不登卯簿後已書民人 綸音煌煌
昭示久遠乎而況諸君子所謂別流品者又非盡出于初
念乎諸君子誠能公視兼聽舉一己之轉念悉空之則必
以民人兩字爲定案以民人爲定案則裴烈婦之主入祠
與祭而無疑不特鬪辨爭訟可以息并調停解和之局亦
中立而不可以用也僕邨人也胷中空諸所有故言之似
快人聽齒少德微自忖無所設施持空言而已矣足下務
裁斷畫一有不中理語卽痛繩削葢事系名教而論事當
否亦居心淨不淨之徵也敢縷縷陳之以求正焉

與邵羽吉書

羽吉足下僕不才不能順時人意齒越四十無豪髮成就
疾病侵犯飢飽皆不曾懷承示養生法沖和平淡一切實
度外情詞懇懇愛踰骨肉又洞見癥結而藥之感激奚可
量然足下謂僕諸境濃郁僕非敢如此也使僕物物沈溺
其閒僕之疾信不可爲矣蓋僕之大惑而不量力者有三
端而其餘不得與焉何則僕家非天下望族然先世文章
頗成卷帙其以詩著于郡邑志者甚眾佗尙不止此以世
清貧不能蒐輯刊布歲久益零落故當代名流不盡知淮
郡潘氏文藝之盛請無遠言先君子一世潦倒詩文藏之

篋者崇尺許當時抑遏不露而得自慰者俟不肖將以闢
之目今賤軀亦迍蹇如此不能發揮前人光采爲人子孫
何以立人世每奉手澤卽汗浹衣淚盈睫者此也足下謂
僕之心能淡忘乎否乎然寸心展轉怵惕二十餘年于茲
矣究不能分寸自效此所謂大惑而不量力者一也蓬巷
僻處謀饗爨不暇何暇與當世事然自束髮學文章卽私
衡世人核其短長卜文運盛衰接古人與否夫文小技巨
然嘗橫覽六合未見一拔萃之士尤可駭者後生未學嘖
點前輩放棄理法高明沈潛并爲一談晝夜雜誦迷惑彌
甚間之痛心駭之不可屈指而袞袞鉅公主文事者阿此

流俗不知別擇，夏揚其波，往往負海內盛名而遜取之文，徑如兒戲。僕雖一書生，名不溢閭井，酒酣大言，猶欲得機，幹轉爲國家文苑生色，不虛爲太平之人間者，侮笑不休。僕旣酒醒，亦痛悔其妄然，偶覽世人文字，必邑邑不快，疾掩卷而去。移時，曾乃冰釋，擊鏡諦視，雙鬢半白，黑料無所建明，又自痛也。天如不使古人之文復昌于時，淡山遂谷中耆宿不出者多矣。如僕之窮腹背毛目，何足算哉？何足算哉！此所謂大惑而不量力者二也。僕行鄙，才拙，年逼無聞，德功不建，灼有明效，逐日顧影，悲悔虛生，無以見先人于地下。願此心不灰者，惟自髻鬣受書，苟非疾病賓客。

未嘗廢吟覽船窗驢背亦挾冊獻詠資以自遣半世耽玩
紙墨遂多詩古文詞雜述二十年來已數十萬言風雨之
夕密加校正實憎庸陋不足與古作者相上下必勤苦磨
琢始可自信貧家無書所著之書倉卒不成以事罷去或
立志纂訂尙未措手又若干種妄冀天假暮齒俾獲蕝事
正後世之君子而乏于貲財授徒餽口講畫塗改惟日不
足方思搦管著書日影已昃體羸疾多心煩健忘昔記古
典十遺四五勉彊記錄頭岑岑痛矣體中小和賓朋過訪
弔器問疾又相錯糅悲哉悲哉當世已矣文采亦不得見
于來世古人云魂魄一去身同爍艸僕雖無萬夫之稟亦

不願以恆人自待而所造就如是足下度僕心安耶未耶
此所謂大惑而不量力者三也由此三端感槩九起故足
下視爲無境不濃郁巨夫天下之至濃郁者莫先于財貨
科名毀譽足下視僕于財貨何如哉僕自省之科名得失
曩實縈擾今非淡泊蓋信有定數憧憧無益且僕卽驚下
一鄉舉一進士尙不足爲光榮也所以逐隊隨行不卽洩
舍者或假此爲僕之所欲爲若茲事得畧關係殊小小然
可爲知我者言之外人含笑而不信也眼前毀譽囂囂叟
叟時起時止時分時合視之同蟻蠊之過于前不足悲喜
假令今人所目爲四海宗工者席僕狂妄不值一錢僕亦

將笑而應之何況餘子哉實自有不量力者感愴侘傺目
荷足下明教將力求守身爲大之義自今以往開解三惑
含真守和無復耿耿矣男子生以不成名則旦夕先朝露
可也落落穆穆心如木石與大化相鼓盪而不自知亦可
也前易而後難爲保身計當爲其難者託夙契不覺絲委
子建云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退之云微足下無
以發吾之狂言

與王生書

王生足下生以文事正于余願近所作往往與余之論文
者相出入此非文之病也天下之大患二利害而已矣利

害之乘也理克勝之理不明雖一言之出皆惴惴然惟利是趨害是避況文也歟舉天下皆慌迫于利害而苟且其文而吾異其術以爲教無恆乎生之不能信也非生不帥教也生未知利之果不足趨而害之果不足避也夫吾所謂利天誠利之乎吾所謂害天誠害之乎今居家讀聖人書一文字閒目猶不敢與時俗異其出而有爲必俗子而已矣尙安所爲耶至于利果獲害果遠其獲罪于天必甚矣或曰文字從時好卽獲罪于天乎曰吾非謂從時好之文之獲罪于天而推此不敢不從時好之心之必將獲罪于天也夫科名之得失不自程其學之淺深竊竊惟必得

者是驚余少之爲而悔之矣生猶將學余之所悔者耶然
余之未覺悟也鮮以此正余者今余以之進于生矣生待
異日無所得而悔邪抑終弗悔也夫生苟不從時好又奚
以知其必不得也得之不得曰有命命在而利害無權然
則君子之不獲罪于天有道焉知命而已矣生苟求此生
豈惟以文事正于余余豈惟以文事正生也勉矣自愛

與鮑生掄彥書

鮑生足下車橋一鄉耳旣無城安得立城隍廟足下昨過
我求爲其廟楹儷語余辭之而不獲亦遂妄思其可以立
廟之義雖不免坳會或達者之所蒐擇也謹譔云非郡縣

而饗威靈大蜡有水庸采其遺意爲都邑則立壇廟成羣
得置社昉之禮經按明史禮志洪武二年府城隍神封威
靈公州靈佑侯縣顯佑伯永樂中都城建城隍廟曰大威
靈祠王氏敬哉冬夜箋記禮記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
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祭城隍之始今車橋乃郡縣中一
鄉法不得祠城隍然蜡祭水庸非僭也又按祭法云分土
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此雖言祀先祖然亦
可通之外神祭法又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正義
云羣眾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眾特置故曰置社此非都
邑之壇乎今車橋數千戶合論語千室之邑毛傳下邑曰

都之義雖法不得祠城隍若以社爲例合爲眾特置之義然則茲廟也考之古則不典稽之時則非制余以水庸置社二義證佐之遂非篤于禮者所譏矣或疑俗謂土地神爲社公今以社比城隍毋乃遼闊曰城隍廟始建于吳赤烏年北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于史其後唐張說有祭成都城隍文張九齡有祭洪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杜詩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李陽冰謂惟吳越祀之非也陸放翁曰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矣然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然在祀典洪武

初禮官亦奏曰先儒言既有社不應復有城隍然則城隍可賅土地社可賅城隍余以置社比實非遼闊不切語且淫祠之宜廢者眾矣文昌真武二祠禮官尙欲據典撤毀況如車橋之城隍廟哉余以置社比其義甚正後雖有據禮之守令將亦不得去之耳或又疑車橋之廟無壇而曰立壇廟何也曰明史禮志京都祭泰厲設壇祭曰設京省城隍神于壇上是城隍神實主厲壇事兩事一體志又云府州祭郡厲縣祭邑厲皆設壇城北里社則祭鄉厲乾隆十三年淮安府志云郡厲壇在北門外在縣曰邑厲里社鄉厲二壇在各鄉邨此雖分爲二壇與明史里社則祭鄉

厲不符然今車橋土人私名城隍廟其實廟門署太平菴
祇寓逐厲之義土人賽廟神時必擇隙地設棚呼之曰鬼
神壇奉神往而蒞焉仍合里社祭鄉厲之義余故曰壇廟
也嘻廟楹儷語巨瑣瑣證經史殊可一矧然今人文字大
都信心杜纂隨俗妄語見人立異反從而非之余故譏此
以蘄正俗而又反覆自釋其意如此足下其參訂焉